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第四十八回 軍師府鐵昂求計 鄭元龍走馬報信

卻說禁軍都教頭鐵昂被徐鳴皋揪住，知道今日性命難保，便將雙手護住了前心兩脅，咬緊牙關，運動全身工夫，盡他們捶打，並不還手。鳴皋提起拳頭，結結實實的痛打一頓，再加徐壽、李武兩個加上些饒頭兒，打得鐵昂口噴鮮血。再說黃三保被包行恭拖翻在地，也打得七死八活。眾英雄見街上的人擁擠滿了，有許多不便，眼見這兩個也打得勾了，再打定然性命不保，便放了手，由他們逃生而去。楊小舫走到裏頭，聽得羅季芳聲音在那裏罵人，只是看不見他躲在那裏。走到半窗邊一看，只見兩個獸子在淤沓內廝打，滾得一身臭泳漿，連忙喝住。王能、季芳還不肯放手。卻好鳴皋等進來，見了這般光景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罵道：“匹夫，好一個大師伯！還像什麼樣子？你們倒自己人先要廝打。”狄洪道把王能畜生長畜生短罵了一場，那二人方纔扒起來。羅季芳自覺難以為情，丁到笑將起來。王能看看季芳，看看自己，都是泥烏龜一般，忍不住也笑起來。眾弟兄無不絕倒。

湘帆便叫家人到裏邊喚出韋媽來。韋媽見兩個教師已去，心中忐忑，恐怕鐵昂吃了虧，明日遷怒與他，聽得湘帆叫喚，便道：“周大爺，今日把他二個打了，明日倘來尋著我們，卻是怎處？”湘帆道：“你只管放心，天塌下來，有我姓周的頂著。你快去端整浴盆，取二套衣服過來，與二位大爺洗澡換衣服。”韋媽道：“周大爺要浴盆洗澡，容易得很，要衣服卻是沒有。我們只有女人衣裙，卻沒男人的衣衫。”湘帆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只端整他二位洗澡就是。”韋媽連忙吩咐用人，引領季芳、王能到裏邊洗浴。湘帆取出四五兩銀子，叫家人到衣鋪裏買二套配身衣服，與他二人穿了。又與了韋媽十兩銀子，賠償他打壞東西門戶。時已將晚，眾英雄回轉周家而去。

且說鐵昂同了黃三保逃得性命，回到公館之中，忙取上等傷藥吃了，換了一身衣服，二人來到鄴天慶府中。那鄴天慶乃鐵昂的師父，他的拳棒工夫，稱為天下第一條好漢。

寧王收為心腹，封他為無敵大將軍，總管兵馬都元帥，綽號叫做飛天燕，實有萬夫不當之勇；而且輕身縱跳，馬上戰工，件件皆精。寧王曾誇口：“外有非非僧，內有鄴天慶，何愁大事不成！”可想而知，這鄴天慶的本事，不在非非僧之下。

今日鐵昂同三保到來，見了天慶，哭訴其事，商量要奏知寧王，陷害湘帆性命。那知鄴天慶聽了鐵昂一番言語，勃然大怒，罵道：“好個禁軍都教頭！被鄉下做工的打了，羞也不羞，將來還好出去沖鋒打仗，身臨大敵？大丈夫在百萬軍中，也要殺出殺進；卻遇幾個燒空的，就吃這大虧，虧你有臉來告訴我！若被王爺知曉，莫說你沒有臉面，連我也少威光。快些與我閉了嘴罷！”罵得鐵昂、三保二人一佛勿出世，只得啞啞連聲，退將出來。

回到公館之中，好不氣悶，埋怨三保道：“都是你不好。什麼鄉下人，看他們的樣子，可像做工的人？個個拳法精通，工夫甚高，不知那裏來的這班強盜。”三保道：“周大是個生意人，雖然愛弄拳棒，他一時那裏去聘請許多拳教師來？”鐵昂道：“我怎知他？只是須要想條計策，如何方可出這口無窮的怨氣？”三保道：“師父休要煩惱。

我想李軍師神機妙算，我們何不與他商量，必有妙計，以報昨日之仇。”鐵昂道：“倘然他不肯，反把此事告知王爺，說我們如此沒用，反為不美。”三保道：“只要送些銀子與他就是了。待徒弟去準備禮物，明日與師父同往。”鐵昂應允。

三保回轉自己家中，備了一副厚禮，明日同了師父，來到軍師府內。李自然把禮物收了，就請書房中相見。鐵昂同三保拜見已畢，家人送上香茗。自然開言問道：“今日二位教頭光臨，蒙賜厚禮，貧道怎好無功受祿。未知二位教頭有何見教？”鐵昂道：“些些薄禮，何足掛齒。今日特來叩請大安，並有一事相商。”自然道：“請問何事？”鐵昂便將黃三保之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自然道：“你可聽得他口音是那裏人？”三保道：“口音不一。也有江南人，也有山東人，陝西、蘇州都有在內，只是江南人多。”自然道：“容貌如何？”鐵昂道：“有的像武生，有的像強盜，有的像讀書人，都有在內。”自然道：“本領如何？”鐵昂道：“若沒本事的，我們也不吃他打得這樣了。”自然只把頭搖，道：“吾看此事，必須稟與王爺知曉。”鐵昂把眼看著三保。三保道：“軍師，這個卻使不得。王爺知道我們被做工人打傷，必然說我們沒用，枉做禁軍都教頭，將來怎好打仗？”自然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二位真是獸子。口是活的，誰教你依直說了？據貧道看來，這班人有些來歷，莫非就是俞謙手下這一班凶徒？”鐵昂道：“軍師怎樣曉得？”自然道：“王爺前年在蘇州擺設播臺，被揚州徐鶴將嚴虎打傷，就此得病而亡。羅德拖倒播臺，副臺主造反，投入他一伙。後來金山寺殺死非非和尚，傷了多少大將。去年在太平縣拿住二名，後在鄱陽湖被劫。又在石棣山傷了五虎將。他們一意與王爺作對，由江南一路上來。計算他們的心思，豈有不來這裏之理？況且口音、形貌、本領，又皆符合。諒他們到此已久，那周湘帆是個好客之人，與他們氣味相投，定然入了伙。若不奏明刃歲，設計拿住殺卻，將來為禍不小！請二位放心便了。”鐵昂謝過了軍師，與黃三保各自回轉自己府中而去。

李自然隨到離宮，來見寧王，奏明其事。寧王道：“軍師所見，定然無錯。本藩正恨他們入骨，如今天網恢恢，卻自來送死。只是這班強盜十分利害，軍師須要用心，休被他們漏網。”自然道：“兀歲放心，貧道自有安排，管教一網打盡，以除後患。”寧王拔了一枝金批御令交與自然，道：“全憑軍師妙計，諸將任你遣調便了。”李自然接過令箭，辭過寧王，出得宮來，天色已晚，準備來日行事。

且說李自然有個家人，姓鄭名元龍，江西浮梁縣人氏。自小隨母來這南昌城外，在周湘帆家做乳娘，湘帆把他另眼相看。後來母親死了，湘帆一力營葬，時常照應他。前年酒後誤傷人命，又是湘帆買上買下，費了幾十兩銀子，遂得問了個監禁一年的罪名。

獄官見他為人能干，叫他做了長隨。到去年荐到軍師府來。當日聽了李自然之言，暗想：“周湘帆是我的恩公，如今軍師進宮去了，奏知了寧王，一定要去拿捉。我不救他，誰人相救？趁著此時軍師未回，待我送個信去。”遂對同伴只說去送個親戚，少時就來，悄悄的來到後槽，牽了一匹馬，出了後門，跨上鞍轡，慢慢的出了城關，加上兩鞭，飛也似趕到周湘帆家內。跳下馬來，一直闖進書房。

卻好周湘帆同著鳴皋、徐慶在那裏閑談，只見鄭元龍汗流滿面，氣色驚惶，湘帆心內別的一跳，忙道：“賢弟，何事這等驚慌？”元龍把鳴皋、徐慶看了一看，對湘帆道：“周大爺，禍事到了！只因昨日打了鐵教頭，今日與軍師商議。軍師料著江南一班快客，都在大爺府上。如今去見寧王，只怕早晚要來拿人。大爺可有此事麼？”湘帆道：“承蒙賢弟耽著天大的干系，特來救我，豈敢相瞞？”指著鳴皋、徐慶道：“這位便是揚州賽孟嘗徐鳴皋，這位便是山東神箭手徐慶。”鄭元龍便向二人作一揖，道：“久慕大名，幸得相會！但我恐軍師回來問，不得與義士相敘。”鳴皋、徐慶連忙還禮，道：“多蒙仗義，大德難忘。”那元龍對湘帆道：“大爺作速安備，他們來時快的。我們後會了。”說罷匆匆出門，跨上馬背，把手一拱，加鞭飛馬而去。

周湘帆同了鳴皋、徐慶回到裏邊，會齊了眾人商議。不知如何準備，且聽下回分解。